

我一直认为晓楠不仅是明方生活上的伴侣,而且是他从心灵到学习,到事业的知己。明方能够一生本色不改,超凡脱俗,这与晓楠与他的高度契合、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年明方调北京,本来是作为邮电部政治部主任的后备干部调来接班的,但到北京后情况有了变化,明方被安排到政治部宣传部当部长,相当于平调进京。有一次我去明方家聊起这事儿,觉得有些不平。但晓楠却说:“我认为这样很好,进京提职陡度太大并不是什么好事,而宣传部是一个可以做事又可以做学问的地方,相比组织部管人管干部这样的权力部门,我更喜欢明方到宣传部。”在一个多是追名逐利的社会环境里,晓楠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明方最重要最可贵的支撑。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明方的女儿也很成熟。她毕业后在广东数据通信部门工作,和小伙伴们一起早出晚归,若遇应急加班,经常深夜在沙发上合衣而睡。工作繁忙,生活艰苦,可女儿从无怨言,也从不与人说她是高官的女儿。直到结婚后,孩子需要有人照顾,明方才下决心让她回到合肥工作。我记得那次明方和我说起这些时,满眼含露着疼惜的神情。明方是关心别人多于关心自己的人,老母亲在世时他最在意母亲的健康和快乐,满心期望着母亲有着尽可能长的幸福晚年。对晓楠和孩子也是一样,在她们身上倾注着他所有的爱。明方多次和我说,一定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咱们身体健康了,家人特别是孩子们才会少些负担。明方拳拳在念他的亲人,他爱的人,他时刻怕她们受伤,怕她们痛苦,怕她们不幸。

晓楠回忆明方的文章题目是《爱人、导师、兄长》,这对明方和他们两人之间,以及这个家的概括和描述是非常恰当的。明方一生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正心,再到大爱齐家。晓楠的文章催人泪下,但却非悲悲戚戚,明方的那种坚强坚毅仍在:“为了我们这一世的情缘,为了我们绵绵不尽的爱,我要带着他一起好好生活……”

是的,明方并没有离去,他永远活在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心里,他会永远激励人们奋力前行、不断追寻……

# 战火中的机要通信

——父亲黄程飞的军旅生涯

黄晓天

父亲黄程飞,1978年至1983年担任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黑龙江邮电报》发表的专访这样评价父亲:一个人能够见证或者参与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很难,但他经历过皖南事变,国共和谈,延安撤退,解放北平。一个人一生能见到一个伟人很难,但父亲不仅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而且在陈毅身边工作了6年。他的经历一直和中国革命紧密相连,但他的事情却鲜为人知,因为机要干部需要隐在幕后。

## 投笔从戎

父亲1923年出生在河南省息县临河店镇,是鄂、豫、皖交界之地,因交通不便,抗战时日军没侵入。我爷爷是小饭店老板,不识字,一心想培养儿子成才,父亲很勤奋,一直读到初中。1940年1月1日,父亲在县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出版进步报纸,编进步话剧。后来党组织担心他们出危险,就秘密组织父亲和岳国忠、岳力、冯昌生(都是学生党员)去皖东加入新四军。父亲没敢声张,只偷偷告诉了爷爷,带着简单行装就出发了。父亲第一次出远门,他们从河南走到安徽金寨县,全是山路,十分艰辛。

半个月后,他们到达皖东半塔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此,父亲将名字改为黄刚(原来叫黄金有)。他们在青年大队集训了1个月,父亲被分配到中共华中局机关,在书记刘少奇身边搞机要工作。刘书记对部下特别和蔼,看父亲他们的字写得不太好,就教他们写毛笔字,谁有进步还要表扬几句。父亲刚学习译电时,刘书记还改过父亲翻译的电文。

为了防范日军扫荡和偷袭,江北指挥部到处打游击,经常在皖东和江苏

盐城一带活动。记得有一段时间粮食供应不上来,吃了1个月的黄豆,吃得大家见了黄豆就想吐,非常痛苦。还有一阶段在高邮县洪泽湖一带活动,与日伪军周旋、作战,还要打鱼摸虾,解决一日三餐。父亲说没有加盐和油烧的鱼和虾很不好吃。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数千名新四军将士牺牲,这时父亲在江北,母亲说父亲命大,如果在皖南大概就牺牲了。

### 转战敌后

“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父亲一直跟随他做机要工作。父亲经常念叨陈老总对他的关怀和爱护。

280

陈老总经常到前线检查工作,父亲一般要跟随。机要科每次派出的人数不等,有时是父亲1人,有时3人,最多时4个人。几个人去的时候,都是父亲当组长。陈老总每次外出,要与党中央、新四军军部保持联系,还要指挥新四军师、旅、团的行动,所以机要工作非常繁重。陈老总对机要人员很关心,一般情况下,机要工作要到半夜才能干完,甚至干通宵,陈老总就派他的警卫员给机要员送食物,还让夫人张茜看望大家。陈老总夫妇都很平易近人,父亲在他们面前从不拘束。当时新四军团以上干部才配备马匹,可陈老总为机要人员也配备了马匹。每次父亲跟陈老总外出,他总让父亲骑不调皮的好马,战斗紧张时,他就要求机要人员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出闪失。

转战敌后时,部队昼伏夜出,行军非常疲劳,别人休息了,父亲他们却开始了工作。有一次夜行军到预定宿营地后,机要组就收发电报,一直干到了后半夜,大家十分疲劳,和衣而卧,一觉睡到5点。醒来时部队没了踪影,原来两小时前就出发了。父亲既紧张,又害怕,更担心密码安全,于是丢下行装,火速追赶部队。这边陈老总发现父亲他们不在身边,就问:“机要组怎么还没上来?往后传,让他们快到前边来。”口令传到最后,仍没有见机要组的人。陈老总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骑兵原路返回寻找机要组。

父亲他们分了工,所有密码由父亲携带,另外两人一前一后,随时准备战斗。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支马队飞奔而来,带路的老乡说:“糟了,碰上鬼子了!”因离得较远,大家看不清,便隐蔽起来,观察动静。等马队靠近时,一看是自己的部队。那位连长喘着粗气,流着大汗,牵来3匹马,对父亲说:“这是最快的几匹马,陈军长要你们立即赶到他那里去!”3人飞身上马,挥鞭急驰,很快赶上了大部队,陈老总还在等他们呢。陈老总大步走来问父亲:“密

码还在不在？”父亲拍着背包回答：“全在！”老总又问：“没出问题吧？”父亲说：“没有，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寸步没离开。”陈老总舒了口气，缓慢而深沉地说：“平安无事就好。”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对陈老总说话的神态记忆犹新，这里有关怀、爱护，也有批评和担忧。



20世纪50年代，父亲（右）和新四军时期的机要员到中南海看望陈毅，陈毅夫人张茜为父亲他们拍摄了这张照片

还有一次，陈老总指挥四师打了一个漂亮仗，大家情绪高涨，大家就请他唱歌。陈老总不仅诗写得好，歌也唱得好。他先用法语唱《马赛曲》，后改用汉语唱。唱完后，陈老总对机要员说：“你们的工作重要

呀，某种意义上，密码比我们还重要，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人员和密码的安全。”

在转战大江南北的岁月里，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是宿营、行军，来了电报立即翻译，经常用大腿当办公桌。夜行军中接到紧急电报，他们就蒙上手电筒，借助微光译电报。为防夜间行军暴露目标，父亲还将棉衣脱下，把头钻进去边走边译电。

### 参与北平国共和谈

1946年1月，父亲奉命由山东临沂新四军机要科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机要科工作。我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北平军调部在南京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对国共两党军队军事冲突进行调停。从山东到北京，父亲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进大城市。为了保密，父亲改名程飞。

机要科担负着与延安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五师和军调处所属机构之间的通报业务，工作紧张而繁忙，用的都是自编密码，既麻烦又费时。同志们努力钻研业务，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密码安全，完成通信任务。

## 杨家岭见到毛主席

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代表陆续返回,父亲和王来、唐本、肖鹤等4名机要员最后离开,因为没有回山东的飞机,只好直飞延安,下榻在杨家岭。第二天早晨,父亲他们几个穿着国民党军服,在一个空场上运动,巧遇正在散步的毛主席。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行军礼,毛主席微笑着说:“你们是从北平来的吧?多大年龄了?是哪个部队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在中央机关做机要工作,之后到外地工作,最后到了邮电系统,继续勤勤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地付出。父亲嘴严,从不在家议论工作的事情,不爱交朋友,喜欢独立思考,严于律己,头脑清楚,这是长期机要工作养成的习惯。父亲是党的忠诚战士,他平凡的人生和不平凡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 恩师王宏

郭伍柱

老师是航标,为人生之舟拨正航向;老师是甘霖,为心灵荒漠孕育绿色;老师是烛火,点亮黑暗中摸索的灵魂。人生得一良师乃一生之幸,而王宏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恩师。

### 点亮命运的烛火

王宏是黑龙江依安人,1968年7月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分配到208总站(省微波局前身)技术科。1970年,我16岁时进入邮电部门,分配到208总站技术科,从此命运将我们连在了一起。

当时208总站实行军管,站长刘丰盛,政委李荫林,都是现役军人。通信技术科不足20人,科长范敬成,副科长张保功、李春荣。王宏那时二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的他,身穿工作服,话不多,很严肃。

王宏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为培养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文化底子很差,他和我讲:“没学历不要紧,从头学就是了。你年轻有的是时间。”他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同志制订了学习方案,从初中数学、电工基础、晶体管电路、微波通信原理等基础知识学起。同时教我们使用各种工具,焊接电路板,电缆头组装和仪器仪表使用。当时技术书很少,他想方设法帮我们搞到,还拿自己学过的教材、资料给我们看,看不懂的地方他耐心讲解。我记得三极管放大器电路原理他给我讲了3遍。在他悉心教导下,我们很快能动手干活了。我还在王宏鼓励下装了1台晶体管收音机。



青年王宏



我开始给王宏、张保功打下手,跑微波线路,修理各种机盘。王宏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修设备前必须要熟读设备框图、电原理图,掌握测试仪表和测量方法。打开机盘测量每个元器件工作状态,做好记录。判断出损坏器件后才能动电烙铁,换下坏的,换上好的。绝对不允许“瞎猫碰死耗子”。换下来的元件不马上丢弃,研究分析损坏原因,积累维修经验。那时看王宏修设备,就像欣赏一部交响乐,那么有节奏,是一种享受。他一进入机房,就像登上了舞台,摆上仪表测试像前奏;打开机盘逐个检查,像乐曲的大和弦,让人心情澎湃;当他命令我烧电烙铁时,像乐曲的尾声。王宏妙手回春、手到病除,成为我们的偶像。渐渐地,我们培养了“五个不动”习惯:仪表不会用不能动,测量方法不会不能动,电原理图不懂不能动,焊接工艺不好不能动,技术指标不懂不能动。

王宏在东北地区乃至 208 全线(208 干线指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微波干线)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是国内第一条晶体管 960 路微波线路,承担中央电视台节目传送。因为设备五花八门,故障率很高,加上各站维护水平低,只能值守,不能维修。每年“五一”、“十一”、元旦和春节,必须组织全线整治。站长段宝庆多次带我们参加整治,最远到过河北。以王宏为骨干的“黑龙江微波”是一支响当当的队伍,深受各省欢迎,一年一度的东北大区维护工作会议我省都唱主角。王宏还多次受邀去沈阳军区通信兵部帮助解决重大技术问题。



中年王宏

后来王宏对我说:“你没受过高等教育,而微波是先进技术,没有理论基础是不行的,一定要补上,为今后发展打基础。”我在 1979 年考上首届电大,毕业典礼在红太阳展览馆举行,校长李剑白给我们签发了毕业证。以后我晋升为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直至高级工程师。

### 像春蚕一样贡献

王宏生活朴素,不抽烟,很少喝酒,常年穿工作服。妻子在依安工作,长期两地分居。他住在独身宿舍,站上没食堂,他都是自己做饭,1 个月 56 元

工资,要供养家小,生活很艰苦。我们在站上加班加点,王宏还给我们煮面条。1976年,他和妻子邵丹在哈尔滨团聚了,王宏已担任技术科副科长,依然住在独身宿舍,直到1979年才和大家一起住进了筒子楼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王宏总是和我们一样背仪表、爬山头,一样喝雪水、睡地板、攀铁塔、调天线,为照顾我们他背的甚至更多。在山上检修设备时,规程要求白天不允许停电路,半夜12点以后才行。年轻人困得打盹,他就让我们去睡一会,等我们醒来,王宏仍在工作,



20世纪80年代的王宏在工作

双眼布满血丝。1978年冬,电信总局组织全国微波电路质量大检查,要抽查我省的横道河子微波站。我和王宏赶到M13站,和技术主管常跃军上山整治设备。原计划两昼夜完成任务,可是干了48小时,还有两部微波联络机部分指标不合格。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路上的雪齐腰深。我们吃的喝的都没了,吴站长要找人往山上背给养。王宏说:“上山不安全,我们自己克服吧。”常跃军找来一些冻萝卜,化了一盆雪水。我们又干了24小时,饿了就啃几口冻萝卜,喝几口雪水,完成了任务。

王宏精益求精,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推出优化方案,提出一些金点子,直接或间接为企业创造了效益。20世纪70年代,微波站大都建在山头上,尚志县境内就有帽儿山、九江泡、亮珠3个山区有人微波站。其中亮珠微波站(M11站)距县城几十公里,离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光腚屯”不远。王宏经过分析,大胆提出取消M11站,将业务完全并入帽儿山微波站方案,既能保证208干线传输指标,又解决了M11站成本高、维护难问题。方案上报电信总局和省管局,获得批准。王宏带我们奋战了13个昼夜,完成了M11站设备拆迁、运输和安装调试。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微波局提出并实施的优化线路经典案例,受到邮电部表扬。



20世纪70年代，那时的电视经常出现图像噪点、网纹干扰，电视伴音也不稳定。208干线全线30多个站，有一个站的本振源（简称固态源）出问题，电视信号就会受影响。固态源是微波收发信机核心部件，由晶体振荡器、倍频器、微波功率放大器等



王宏以精湛的技术赢得了东北地区及全国微波同行的尊重

部分组成，调整部位上百个。固态源调测要在金属屏蔽室内调测，还要配置进口仪表。可微波站没有这个条件，只好送厂家维修。出现网纹，我们只好上山“盲人摸象”，直到电视机上网纹消失。

王宏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琢磨，能不能搞一个简单的检测仪器？他搞了几个方案，设计了很多图纸。没有机械加工设备，只能用电钻、锤子等工具，用铜板、铁板加工波导器件、机壳。印刷电路板自己画，自己腐蚀。仅1个4000兆赫的同轴波导检波器就改进了20多次。微波器件加工要求非常精密，误差达到微米级。一个毛刺相当于一个小天线，一个小坑就可形成一个反射点。当时晶体管质量不好，工作几个小时就烧掉。王宏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眼睛熬红了，体重下降了十几斤。经过半年努力，终于研制出电池供电、万用表大小、有表头指示的网纹干扰测试仪。把固态源接上测试仪，表头有指示就有网纹，调整到表头无指示，网纹则消失。我们管它叫“照妖镜”。

网纹测试仪的发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使用方便、检测精度高，在全国微波工作会议上交流后，引起全国同行极大兴趣，应各省要求，我做了20多台送给各省，一直用了20多年，还在第一届中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 东微显身手

1987年，省局决策利用引进设备，建设哈尔滨至东部6市的大容量微波干线。为此，王宏带领我和刘守江南下广东，考察调研广州—深圳—香港的

微波引进工程。在东部微波工程中,王宏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负责整个工程的指挥协调,同时与吕平承担了全电路调测工作。当时只有一套进口仪表,每调测完一个调制段,就要装箱搬运,把几十公斤重的仪表转移到下一段测试,体力消耗很大。我们到佳木斯局调测时,市局工程科科长张永林得知那位穿着工装跟大伙儿一起卸车的就是王宏时吃惊地对我说:“他就是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宏吗?”

王宏不善言表,性格直率,批评你时表情是冷淡的,心里却是热的。我没少挨他的批评,这些逆耳良言成为我以后的座右铭,受用终生。王宏晋升为副局长,总工程师以后,我还叫他王师傅,感觉亲切、自然。伊春市邮电局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微



波实现了全市各区联网,但系统没调优,传输指标始终不好。省邮电管理局指示微波局帮助解决一下。王宏带领陈强、陈德滨等人,带着测试设备,对伊春各站设备进行整治,干了半个月,解决了问题。

王宏刻苦学习一生,事业精进一生,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研制了全国第一个PCM 2Mb/s全固态化数字微波系统,全国第一个山头微波站遥控、遥测系统;改造了微波公务联络机;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省级微波设备维护中心,搭建了固态源、中放、调制、解调、电源等检修测试系统;开展试验固态源改造,将分立元件固态源改为压控晶体振荡器;设计了室外型太阳能供电微波系统;解决了208干线电视信号抖动问题。

王宏刻苦学习一生,事业精进一生,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研制了全国第一个PCM 2Mb/s全固态化数字微波系统,全国第一个山头微波站遥控、遥测系统;改造了微波公务联络机;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省级微波设备维护中心,搭建了固态源、中放、调制、解调、电源等检修测试系统;开展试验固态源改造,将分立元件固态源改为压控晶体振荡器;设计了室外型太阳能供电微波系统;解决了208干线电视信号抖动问题。

王宏用大量时间来阅读。据她女儿王墨菊回忆:由于身体不好,父亲总是躺在沙发上看书学习,时间久了,沙发扶手上就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迹。父亲不仅刻苦钻研技术,爱好也不少,而且是学一门、精一门。他爱好摄影,尤偏爱黑白风景照。喜欢在暗房红灯下控制影像制作。他为每张喜欢的作品取了好听的名字:《平湖秋月》《断桥残雪》《享受孤独》。他爱家爱自然,

虽然工作忙,但每年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带着全家到松花江边享受碧波、沙滩和野餐。他最喜欢和我光着脚在江边捞鱼。他还特别喜欢听音乐,动手组装了一台4喇叭高低环绕音响设备。

1991年4月,原定由王宏率领我们40人赴巴黎参加技术培训,临行前王宏感觉身体不适,去211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必须入院治疗。我6月份从法国培训回来后立即去医院看望他,王宏病势加重,体重由160多斤减至不足100斤,消瘦使他宽大的额头更加突出。看到我他来他很高兴,强撑着坐起来。夫人邵丹说肿瘤很大,位置不好,无法手术,用介入疗法,很痛苦。王宏询问法国培训情况。我说:“不解渴,内容跟设备说明书差不多。”他说:“这种培训只是入门级的,更深入的东西要在工程和维护中学习和掌握。”王宏特别叮嘱我:“小郭你要注意身体,你胃不好,要按时吃饭,争取吃热饭。要劳逸结合,不要干起活儿来不要命。车辆不能带病行驶,驾驶员不能疲劳驾驶。天线队一定要严格遵守高空作业规程。不能让北微工程遗留任何问题,不能让电路先天不足。”王宏说得有些疲倦了,声音越来越小,“非常遗憾,不能参加北微建设了,听不到数字微波传来的电话铃声了,要把工程干好,争取金牌。”我含泪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最想吃西红柿炒大头菜。突然,王宏目光炯炯,握着我的手说:“我死后,请把骨灰留在微波站,永远和微波在一起。”我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在恍惚中走出了病房。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师徒的永诀,老师的生命停留在了48岁。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放在阿城大顶子山微波站。

王宏生于羊年,逝于羊年,只有48年时光,但他的生命密度很高,是黑龙江微波一代楷模、一代宗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此文缅怀我的恩师王宏。

## 忆 李 晓 光

王景江

2018年8月2日,李晓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回忆起当年李站长的往事,令人倍感亲切。

李晓光祖籍山东章丘,1942年,17岁的李晓光加入了抗日队伍。先是给老干部王光远当警卫秘书,以后又做了随军记者。1948年11月12日承德解放,部队派李晓光去接管承德邮电部门,以后就留在了热河邮电管理局。1950年5月,调辽西(锦州)邮电管理局任电信科科长。1954年8月,调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担任省局长途电信科科长。1958年长、市合并为电信处,李晓光任处长。1962年春,李晓光出任新成立的省长途线务总站站长。



青年李晓光

何英群回忆说:“李处长为人平和,喜欢读书,口才好,很会讲故事,跟李处长出差,一点儿都不寂寞。”何总保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1961年欢送戚文林调哈尔滨市市内电话局的合影。

我1962年从长邮毕业,到省长途线务总站实习,第一项任务是参加哈尔滨—佳木斯线路大修工程。工程结束后,李晓光要接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见到李晓光站长,他身材颀长,有朝气,很帅气,说话很有磁性。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那时李晓光只有38岁,已是14级干部。

我在总站技术科实习,多次随李站长、技术科科长何志忠到地、市线务站检查工作。任鸿志是总站主管技术员,为人谦和,头脑清晰,文字能力很

强,深得李晓光赏识。在他那里我学到了好多东西。后来他调齐齐哈尔线务站当站长。

实习很快结束了,记得1963年夏天某日,李站长和何志忠科长要我送他俩去道外码头,赶6点钟的轮船去新甸检查工作。我从码头回来,刚到办公室,人事科黄克善、保卫科浦海森找我谈话,要把我们统统分到基层线务站,我去黑河。他俩说必须服从分配。我这才明白,李站长、何科长突然公出,原来是怕我们找他。

我服从分配去了黑河。当年铁路只到北安,北安到黑河既无铁路也无公路。只能坐火车到嫩江,再坐10个小时汽车到黑河。一下汽车,线务站的人把我的行李装上轮船,直接去逊克出工程了。10月



的黑河已飘雪,我和大伙儿每天徒步几十里,蹚过冰冷的河水,运输

1961年,电信处欢送戚文林调动工作合影。第一排从左至右:李晓光、戚文林、梁友、王清海;第二排从左至右:可素卿、孔庆录、杨迺臣、孙长波、宗福青;第三排从左至右:何英群、王绍光、姜洪杰、任鸿志。

材料,爬杆作业。那时国家经济困难,伙食很差,甚至吃不饱,却要干繁重的体力活,对每个人都不轻松。晚上睡觉能听到狼嚎。回到黑河线务站后,我给李站长写了封信,汇报了这段经历和感受。没想到李站长在总站的会议上,把我的信念给大家听,后来还给我回了一封信。记得信中引用了“孟春”词:

堤上柳,未藏鸦,  
寻芳趁步到山家。  
陇头几树红梅落,  
红杏枝头未着花。



大意是形容我是个春天般的年轻人,鼓励我好好干……在李站长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扎根边疆,努力掌握技术,干出一番事业。1964年,黑河线务站搞社教,把原主管技术员路德祥调去省邮电学校当老师,22岁的我担任了技术室主任。

李晓光善于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推动工作开展。在辽西时,他主持推广了“许兴柱工作法”。1954年邮电部专门召开了“许兴柱长途线路维护工作法全国推广会议”,部长朱学范为许兴柱颁奖。李晓光在全省培养典型,先后总结出大兴刘松华的思想,鸡西徐祥的精神,马桥河全阳燮的管理,牡丹江李希阳的干劲,不仅在省内推广,而且得到邮电部电信总局的认可。1985年,电总在延吉召开东北三省经验交流会,交流了黑龙江省几个典型包线员的维护经验。

李晓光关心职工生活,3年困难时期,邮电部号召线路整治,但好多驻段员吃不饱饭,无力完成任务。他在省局、省邮电工会帮助下,提高了包线员补贴标准,帮助他们度过饥荒。泰来县大兴包线员刘松华,妻子患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李晓光争取到工会支持,为其治病。病情好转后,刘松华一心扑到线路维护上,创造了突出的业绩,刘松华后来被评为省特等劳动模范。

我在电信处主管长线工作,经常跟线务总站打交道,每次去总站,李晓光都热情接待我,还拿出笔记本记录。1981年,我在省政府经管班学习两年。临近毕业,李晓光找到我,认真地跟我说:“你毕业后到总站来当站长,我当



李晓光(左)与任鸿志(右)在家中合影

书记,扶持一年我该退休啦。”我当时很感动。1983年,省局新班子成立,省局决定我到财务处工作。

李晓光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好,到处走走,时常回黑龙江看望老同志。



大约在2013年冬季,我请李晓光和汪姐吃饭,作陪的有刘馨芝,董世民儿子董铁真,李晓光的妻侄媳胡宗岂。不想竟是最后一次见面。

李晓光为人坦诚,深得长线职工爱戴,享有很高威望。

## 才俊绝尘去 十年动悲歌

——惜忆兄弟于锡建

张童麟

进入2020年的那一刻,我心中的第一闪念是,10年了,锡建已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10年前,在北京协和医院那间病房,锡建在我面前第一次流泪,第一次和我哭诉他的过去,回顾他短暂却竭尽努力的一生,回顾我们亲如兄弟的难舍时光……稍微平静些后,他哽咽地说了句令我终生无法释怀的话:“这辈子有你这个哥哥,我知足了,下辈子还做你的弟弟,你不要说不行。”说完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泪如雨下、心如刀绞!10年了,这句话一直深深刻在我的心头,不仅未被岁月销蚀,反而愈刻愈深。

### 如此兄弟

锡建是个知识型专业干部,很少与人称兄道弟,而他与我确立兄弟关系是那年我们一起去加拿大。有一天他问我:“我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我一直诚恳待人,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对我印象不好,有的说我傲,有的说我虚,还有的说我双重性格。”其



于锡健(右)陪同副省长马淑洁视察黑龙江信息港

实,我对锡建早有关注,研究过他的性格也探究过成因。我见他问得诚恳,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屑于人情世故,说话直来直去,不看别人脸色,不唯唯诺诺。有人把这些看成是傲,但我不这样看。”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本质上讲你不是狡黠的人,也不是真的狂妄不羁,你的问题出在虚荣心上。”我瞟了一眼,看他很平静,就只管说下去,“你从贫苦农村走出来,虽然上了大学,读了硕士,又早早走上领导岗位,但是你仍心存自卑,在与人相处时总怕失当,怕丢面子,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有时显得傲慢固执,有时又想表现温和谦卑。由于你太想在人面前表现最佳,有时模仿甲,有时模仿乙,结果都不像,反倒有些做作了,也丢失了自己。”锡建一脸严肃,半天才叹了口气,“唉,原来我是这样子。”我以为我说重了,伤害了他,正想解释一下,他却开了口,“你知道听你这样说,我有多难过,为自己难过,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今后我希望你能在我表现出这些毛病时及时纠正我,或事后与我总结,让我学会如何掌握。”我睁大眼睛望着他。接着,他又说了句让我动容,也从此让我对他再无法放下的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了,永远的大哥,我有什么毛病你得管,你得帮我改。”我目不转睛望着他的一脸真诚,好是心疼又好是欣喜,难为年轻气盛的锡建能吞下我几近挖苦的批评。欣喜的是,我没看错他,他果然有胸怀有气量,能够闻过则喜,加上他的潜质必成大器。后来,我们的交流明显增多了,他会隔段时间就来要我对他的监督反馈。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正在北京开会,偶然在宾馆门口看见一个被簇拥着的趾高气扬的人,那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和周边的人点头哈腰的恭维令人作呕。走近一看,原来中间那位就是一起开会的某省数据局局长。锡建说,“我当时愣住了,惊讶之余我突然想到,我是不是也这样?”我听着电话,心里真的很高兴,锡建是有见贤思齐,见不贤则自省意识的。我忙说:“我没看到过你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不会是这个样子。”

## 并肩作战

锡建是一个颇具专业技术优势而且责任心很强的人。若论专业知识,论工作能力,论敬业精神,锡建都无可挑剔,就是那些不看好他的人也承认这些。而锡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市场意识非常强,这对一个专业干部来说很难得。

1996年,锡建在省数据局当副局长,一心扑在市场上,全力推动社会对

互联网的应用。根据市场细分,首先是在大专院校建设和推广校园网,以后又着力打造全省农业信息网和后来的政府办公信息网,当时称为三网建设。校园网是从东北农业大学试点开始的,锡建带领数据局的年轻人白天到用户那里搞技术讲座、应用演示,辅导师生使用互联网,解决校园接入的技术问题和市场政策问题,晚间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搞方案修正、修改演示资料等。锡建是个“工作狂”,在他带领下的年轻人,很快形成了能文能武、技术市场齐头并进的高效团队。那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应用,锡建主张搭建一个社会性信息服务平台。我组建的黑龙江省通信开发总公司争取到这个信息平台的建设运营权,翌年4月黑龙江公众信息综合服务网,就是后来的黑龙江信息港开通使用,接下来就是我和锡建并肩作战的几年。

黑龙江信息港是在锡建的直接指导下建设运营的,当时除了一般性的信息披露发布交流以外,我们突出抓了在信息港上建设全省十大网络市场。记得第一个网络市场的建设开通是全省粮油网络市场,集中发布了全省总体粮食、食油等产业概况、相关政策信息和主要企业信息,粮油商品信息等等,并具互动功能。粮油网络市场开通那天,当时的省长助理石忠信到场并讲话,高度赞扬通过互联网把黑龙江粮食市场推向全国全世界,对其未来寄予厚望。那天,锡建盛邀当时的省通信管理局局长李成库参加,并亲自为他撰写了发言稿,强调发展数据通信推广互联网应用对黑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又共同操作先后建设了煤炭大市场,木材大市场、农垦绿色食品大市场、旅游大市场等十大网络市场。

## 市场高端

锡建对市场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很有策略思想,在建设和发展数据业务、互联网业务的初期,他把眼睛牢牢盯在高端市场上,始终活跃在市场高端。锡建反复向他的团队讲,政府环境是企业的第一环境,而社会信息量70%又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我们搞信息服务业,必须首先做好政府工作,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在开拓政府市场方面,锡建不仅有韧劲儿,而且有闯劲儿。在他意识到某些工作的推动需要上层力量的时候,他会直接去闯厅长,甚至省长办公室。而他的这种“冒失”不仅没有引起领导的反感,反而在上层建立了很高的威信。那些年,锡建是省科顾委最年轻的专家顾问,而且他成了当时常务副省长和主管通信的副省长的专业互联网顾问,领导们在遇

到互联网问题的时候，总会先打电话向他咨询，而锡建也常常会抓住机会跑去领导办公室，乘机扩大对领导的宣传。2000年，省长宋法棠来信息港视察后深有感触，他要求省副厅级以上的干部都要到信息港接受一次互联网基础培训，并指名让锡建



于锡健

给讲课。第一次互联网培训班举办时，副省长马淑洁特意前来代表宋省长讲了话，对厅局干部们提出了严肃的学习要求。在开展对政府工作过程中，锡建极富热情，但同时也非常谨慎。有一次，我俩得到通知去参加省计委主任王涛志主持的会议，讨论联通公司（当时网通、联通公司均为独立公司，是竞争关系）提出的将政府办公网搭载在联通网络上，并给予价格和服务上的优惠的建议。当时社会上对网通北十省网络一家独大，近乎垄断颇有微词，因而省政府有很多人对联通建议感兴趣。省长责成省计委先做个论证，然后上会决定。锡建深感责任重大，与我反复商量应对策略，意见相对成熟后，他先对我试讲，看我能否听懂，以防止因技术词汇过多影响领导们理解。然后他又让我找省信息中心主任沟通，让他能够出面支持。经过充分准备，锡建在会上只重点强调网络安全一点，讲清了只有网通的网路能达到闭环运行，即无论哪一点出现故障，都能通过迂回路由沟通网络，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他表示要向联通公司学习，进一步研究改善对政府服务。整个会议网通企业毫无盛气，也澄清了绝无垄断之意，主持会议的王主任和其他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支持和认可。

### 高处可胜寒

2004年，刚出任省公司副总经理不久的锡建去参加中国网通集团的公开竞聘，成为集团网络运营维护部总经理。

在这个位置上，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为保奥运通

信畅通,锡建没白没黑在现场指挥。不久之后,我在北京看到他满脸疲惫,又黑又瘦,我多有埋怨地说,怎么也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呀。他深叹一口气说,没办法,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复杂,需要内外协调的工作量和难度大大出乎意料,除了拼命干,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后来因为在石家庄一带发生网通公司员工挖断军队干线电缆事情,为平息此事,集团给予锡建警告处分。我觉得此事不公平,更担心会对锡建仕途有影响。可锡建却对我说,做一天工作就会负责到底,对仕途如何我真的不在意。当时网通总部领导对锡建认可度很高,后来任命他为集团副总工程师。

没想到更大的磨难凭天而降,2009年夏天,锡建竟被查出胰腺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们惊慌失措,可锡建在这个过程中,却表现了异乎寻常的镇静和坚强。得知诊断结果第二天,锡建就匆忙领着16岁的女儿去北海游园,拍下了父女在这个世上最后的合影。然后他又把银行卡上的钱转给女儿,嘱咐她这是将来出国留学的钱,千万不要乱花(后来我们对这笔资金监管了4年)。

病痛的折磨让锡建痛苦不堪,他自己联系中介,选定了在北京的一处公墓,为自己准备了最后的去处。10年来,我每次去那墓前,看到墓碑上锡建自己选定的那张留给世人的照片,看到他那双不甘而无奈的眼睛茫然望着这个世界,我倍感肝肠寸断。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 承上启下

对于锡建的评价一直是有多种意见,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他的突出的优点和突出的缺点。记得有一年,我们考察干部时,有位老领导说了句颇具哲理的话,笼统的看干部,我们都认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在针对具体人时,却总会金要足赤,人要完人。锡建不是完人,但他是块放在哪里都闪闪发光的金子。

准确地说,在邮电向现代企业转型中,在通信技术和员工队伍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以锡建为代表的这些青年才俊是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身上具备两个时代邮电人的优秀潜质——老邮电人的敬业、忠诚、仁爱,和现代人的个性张扬、专业精神和追求卓越。在他弥留之际,他和我述说在尚志局学徒,因生活艰难总是挨饿,是他的师父付国章夫妇经常带他回家去吃顿



饱饭。在他要结婚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他的老师陈永有(当时已出任省局副局长)借给他两万块钱帮他完婚。他流着感激的泪,讲述他念念不忘的那些帮助过他的人。老邮电深厚而博大的爱在锡建心里植根,也使他对身边的年轻人总是关爱有加,虽然



2001年3月6日,省电信公司在农业大学举行校园宽带网开通剪彩仪式。

他会急风暴雨地批评他们,指责他们。这样的故事我亲身经历过。那年,在省数据局刚刚搭建数据接入平台时,锡建发现宾县邮电局的一个技术小伙子能攻入这个网络,他不仅未去追究,还支持这个小伙子,通过不断攻击去发现漏洞解决问题。有一次,这个小伙儿因对系统操作人员不满,竟攻入网络重启了系统,当时许多人要求报警,可锡建挺身力保。后来,锡建向我力荐,把他调入信息港,他马上成为技术骨干,后来还成为一个改制企业的掌门人。

2020年夏,有一次我和刚调任总部云公司副总的李岩谈论起对锡建的评价,李岩说:“于总在黑龙江推广数据网络,包括三网建设,搞信息港,互联网应用等功不可没,但于总更大的贡献是他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通信技术能力,事业心强,能够独立走向市场的年轻人。这些人在与他一起工作时得到了最好的锻炼,最好的培养,成为向现代通信转折过程中的生力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性作用。目前,在移动、在联通、在电信,这些人都处在重要位置上,是整个通信业的佼佼者,这是于总为黑龙江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李岩的这个评价颇有高屋建瓴之势。

10年了,我一直在回望——以数据通信开启的邮电通信新时代,留下锡建一行行跋涉奋进的足迹。

10年了,我心中永远的痛——锡建英年早逝,锡建壮志未酬!

# 星辰闪烁

——记王庆久、岳树森、石云章

孙明海

从20世纪90年代编纂“邮电新时代风采丛书”，到20年后编纂《黑龙江省志·电信志》，由衷地感到，在大发展时期，那些邮电优秀儿女，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着非凡。而这些非凡犹如宇宙星辰，熠熠生辉，永恒，永远。

## 尽瘁于大山

王庆久，1969年是横道河子镇派出所所长。1973年，横道河子微波站副站长吴明昆看好了王庆久，对他说：“庆久，到微波站来吧。微波站是玩技术的，属保密单位，很有发展前途。”王庆久心动了，就调到了微波站，在海拔890米高山上当了行政管理员，每天的工作是往山上背粮、背水，有时一天要送两趟。那时山道险峻，遇上风雪天，连牛车都上不去。

那时，微波站刚刚建立，工作非常辛苦。职工上山下山全靠步行，因为没有上山的公路，有公路也没有车。而且要背着粮食、蔬菜和饮用水。哺乳期的女职工尤其困难，王平和王莉休完产假后，用一根带子将一块木板挂在胸前，上面放着婴儿，身后背着婴儿的奶具和尿布，跋涉5公里上山值班。后来，总站给基层站配备了牛车送职工上下班。那时，总站到下面检查工作，接站的基层站领导身边都停着一辆牛车，用“牛吉普”送他们上山检查工作。1976年冬天，下了一天一夜大雪，沟



王庆久

满壕平,阻塞了上山的路。恰在此时,山上机房断水了。王庆久当时正在发烧,听说后背上20多斤饮用水就上山了。走到半路,他感到十分疲劳,浑身冒虚汗,越来越迈不动步,想靠在一棵大树上休息一会儿,却一下子倒在大雪里昏了过去,路过的值班员发现了,他才捡回一条命。

1984年3月,王庆久调到九江泡微波站任站长兼党支部书记。九江泡是后进站,管理混乱、队伍涣散,凹凸不平的庭院杂草丛生,杂乱无章的办公室迎来了这位第九任站长。王庆久带领大家治理微波站,改造了食堂和庭院,钻进黑天棚修烟囱,弄得满身都是黑,只有眼珠是白的。7月的一场暴风雨把微波站30华里外的一根高压电线杆刮倒了。王庆久带人抢修。只见电杆歪倒在一片积水中,大家犹豫之间,王庆久挽起裤脚,走进水中干了起来,其他人纷纷下水,很快修好了线路。一个职工家失火,王庆久找来旧门窗修修补补,给职工安上。大家说从未见过这样好的站长。4个月后,九江泡站通过了总站的企业整顿验收。

1985年大年三十的傍晚,王庆久只身一人背着为山站人员准备的年夜饭和冻饺子,伴着小镇的鞭炮声上路了,他要攀上铤草顶子山,与值班人员一块过年。突然间,一股极度的疲劳感涌遍全身,双腿酸得不听使唤,一下子跌坐到雪地里……过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爬起来赶路,实在坚持不住了,又跌坐在雪地里……就这样,他咬牙坚持着,走走停停、踉踉跄跄走进机房。同事们看到他浑身是雪,满脸蜡黄,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内衣内裤被汗水湿透。那天他在山路上留下了17个大雪窝子。此时的王庆久已是血癌晚期,可他浑然不知,难受了就大量吃感冒胶囊,又加剧了病情。1985年,总站安排他去天津治疗,当他得知护士给他注射的是进口药物,价格昂贵,他就不让继续用这种药了,说用点儿消炎药就行了。护士给他输血,他说我这病输血没用,白花钱。并张罗着妻子带他回家,说站里的经费不足,不能让我一人都用完了。

1985年,王庆久像春蚕一样吐出了最后一缕丝,生命定格在了43岁。铤草顶子山一片呜咽,苍天垂泪,数日降雨,为这位优秀的微波儿女送行。

### 岁老根弥壮

1987年,省局行政处处长岳树森离休了。滕局长找他谈话,说省政府成立大项目办,邮电这几年发展快,重点项目多,你懂基建,有经验,党组想派

你去大项目办协助工作。岳树森问：“这事儿对邮电有好处吗？”滕局长含笑点头。老岳说：“只要对邮电有利，我就干。”

老岳在大项目办担任了邮电组组长，从此为邮电大发展奔波了10年、奉献了10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火车站的哈尔滨邮政转运局原址拆迁交铁路，铁路方面答应支付80万元补偿款。老岳心里不服，这也太看不起我们邮电了，不说楼如何，单说这块地也值80万吧？老岳思忖着怎么给邮电争这口气。在哈尔滨邮政枢纽设计会审时，老岳请来了省政府秘书长，把邮政枢纽列为省重点项目。大项目办委托省建委对转运局进行了鉴定，作价270万元，后经邮电、铁路协商，最后邮电部门得到了220万元补偿款。

东部微波干线工程，邮电部门建设了佳木斯—大箐山25公里高压输电线路，交电力部门维护，他们开口就要25万。老岳协调几次未果，最后找到主管副省长，副省长找来省电力局局长，最后把维护费减免到3万元。那年东部微波设备到了哈尔滨，海关坚持办完手续才能出关，这样势必延误工期。老岳找到副省长，副省长说大锅上不了山怎么也找我呀，老岳说不找您大锅就上不了山啊。第二天秘书长传达了省长指示：先提货，后办手续。几十口大锅启运施工现场。东部微波施工期间，老岳先是动员秘书长到现场视察，秘书长又动员省长侯捷来工地视察慰问。老岳趁机汇报哈尔滨长途通信枢纽施工缺口350吨水泥，侯省长当场责成物资局局长解决。老岳还代表省政府大项目办，协调哈尔滨市有关部门，为哈尔滨长途通信枢纽施工减免配套费、平房占道费210万元。



岳树森

北部微波干线开工后，老岳更忙了，60多岁的老人，与勘察设计的年轻人爬上了沿途几乎所有山站，帮助邮电企业解决了许多力所不及的问题。省微波局原来选定的黑河微波站站址，因项目推迟转给了中央某单位。老岳一听就火了，三次去黑河据理力争，最后选择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块。北部数字微波建设时，省内没有高速公路，路卡很多，老岳为所有运输和指挥车辆办理了大项目通行证，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1994年全省光缆会战，已经69岁的老战士岳树森再次披挂上阵，顶着瑟瑟秋风，再次投入到更艰巨的

战斗之中。他听说齐齐哈尔地区光缆建设指挥不力、进展较慢,要影响西环干线开通,就连夜赶到齐齐哈尔参加政府组织的协调会。市、县政府领导被老岳感动,表态说我们保证不拖全省后腿,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老岳 10 年究竟为邮电节省了多少钱,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初到大项目办每月只拿 50 元的奖励费,后来涨到了 260 元。省局财务处处长王景江对他说:“你个人钱是少拿了,可为全省节约了大量资金。”老岳说:“我是党员,晚年能为邮电贡献点儿力量,我觉得高兴,我不为钱!”大项目办没有专车,老岳外出协调事情,都是骑自行车,有一次被撞坏了腿,他没有声张,养好伤继续骑车,继续奔波。我记得有一次老岳找我,说为了方便工作,能不能配一部寻呼机。我找领导批了条子,老岳拿到汉显寻呼机时,高兴得像个孩子,说这下方便多了。1996 年,白血病夺走了老岳的生命。葬礼那天,来了近千人为老战士送最后一程。我参加老岳葬礼那天感慨万千,想到了王安石的《孤桐》,与老岳的一生很贴切: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 只争朝夕上程控

大发展时期,国内生产能力有限,程控交换机供不应求,为及时获得设备,邮电企业使出了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尽早拿到设备、开通设备。

1993 年 1 月的一天,桦南邮电局局长石云章来到桦南县委书记刘文波的办公室,县长张宪军、副县长王程波也在。刘书记给石云章讲了个故事:“有位市长到外国考察招商引资,接触了一些外商,都表示没有投资兴趣,原因是他名片上的电话只有 5 位,通信不发达,投资没戏。”几位领导希望桦南邮电局抓紧工程,程控开通越早越好。老石当即表态,一定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安排好局里的工作,提前开通程控电话。



石云章



春节过后,老石和刘书记、张县长进京跑上海贝尔提前供货的事,登门向桦南老乡、国务委员陈俊生求助,他给上海贝尔公司董事长李大来修书一封,请他予以安排。上海贝尔答应提前给桦南局供货。

程控设备解决了,还有配套资金问题。1993年4月3日,县政府在邮电局开现场会,落实收取改制费问题。会开了一上午没结果。下午,张宪军说:“各部门都有困难,收取改制费眼前对各部门不利,但眼前的不利是为了长远的有利。为程控建设筹集资金,县政府带头,政府开支的部门只保3个月的基本工资,其他补贴暂压下来,为程控集资让路。”

1993年11月,石云章带着3辆大货车去上海运输程控设备,奔驰数千公里到达上海,立即组织装车。在上海启程前,同事劝老石坐飞机回黑龙江,可老石不肯,他要随时呵护设备,保证安全。在以后的七天七夜,老石始终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位置上,把浩荡长江、黄河激流、巨龙般的长城都装入了相机中。老石爱好摄影,1995年退休以后,足迹遍及青山绿水、大漠高原,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自费出版了摄影专集《瞬间的感悟》。

12月4日,历时9天,程控车队进入桦南县境,县委刘书记到交界处迎接石局长他们,跟石云章紧紧拥抱在一起。1994年1月8日,桦南局比计划提前8个月开通了程控交换机,张宪军县长在开通剪彩仪式上郑重宣布:“桦南程控电话的开通,改善了全县投资环境,我们将踏着千万条电话线,笑迎新世界,富县富民!”

1992年,佳木斯邮电局急需程控扩容,但至少等一年后供货。老石再次托关系,提前给佳木斯供应了程控交换机。

2018年12月1日,石云章逝世,享年83岁。

如果把大发展比作星空,王庆久、岳树森、石云章就是其中的几点星光,凝结在他们身上的邮电人禀赋、邮电人情感、邮电人奋斗、邮电人精神,构成了大发展时代的灿烂星空。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我们抬头仰望,辰星璀璨,邮电人精神永存。

(本文写作参考了吕要武、孙子皿的相关文章)



# 一生执着

——追忆爱人陈岩

张凤萍

2018年6月9日凌晨,我的爱人陈岩突发心梗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生命定格于56岁。所有的亲人、朋友、同事为之悲恸,为之惋惜。两年多来,他的身影总是在我脑海中浮现,往事朦胧,我却越发觉得,陈岩生命虽短,而价值非凡。

## 勤奋,助圆青春梦想

陈岩1983年退伍后按政策接收到原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铅印室。在部队做了几年文书的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新闻写作。退伍后,他虽是铅印室工人,却对当时省局开展一些活动非常留意,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消息,然后找机会向部门领导请教,看可否发表。虽说当时写作水平不高,但题材的选择视角和导语却很独到。部门领导看到了他的这种潜质,就在一年后把他调到办公室秘书岗位,负责新闻报道。没想到这个岗位他干了一生,30多年兢兢业业,乐此不疲。



20世纪80年代的陈岩

当时,正是邮电在我国改革开放推动下进入大发展的初期,省局领导把新闻宣传的定位转向为邮电大发展服务上来。陈岩全身心投入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邮电发展的方针政策,宣传各地政府的实际行动以及邮电部门采取的各项积极措施上。进行这样的新闻宣



陈岩在拍摄邮电新闻

传难度是较大的,需要吃透精神,需要全面深入的了解情况,还要学习相关专业知识。面对这些,陈岩的勤奋和刻苦成为他的法宝。凡有关省局和基层企业涉及邮电发展和经营的活动他都参加,千方百计地采访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员,再到各专业处室去征求意见,请教有关专业问题。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他再连夜写稿,第二天呈交领导审阅或发表。短短几年时间,陈岩在企业内部和外部新闻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内容翔实,主题明确,赢得了各方赞誉。1985年初,陈岩担任了《人民邮电报》驻省局记者站记者。

陈岩的勤奋赢得了赞誉更赢得了信任。1986年,黑龙江日报社决定在全省各大行业企业设立记者站及特约记者。陈岩在省报上下积极争取,黑龙江邮电成为其首批设记者站企业,陈岩和办公室副主任张童麟成为特约记者,一兵一将开启了黑龙江日报驻邮电记者站的历史。那天下班回到家,陈岩拿着“记者证”高兴地说:“我是专业记者了”。看着他那孩子般的兴奋,我知道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梦想,他终于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全省新闻专业的权威认可。

### 执着,由量到质的攀升

陈岩的性格特点是朴实而又充满激情,憨厚的他是有抱负、有人生目标的。而他的朴实又让他的每一个人生目标都切合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地攀

登,从不好高骛远。在新闻界立足,他先是用豆腐块文章打天下,以量取胜。接下来,随着新闻素材的积累和经验能力的提升,他便开始采编一些有质量有分量的文章,而且追求文章的发表效果,盯上一版,进而盯上头条。

陈岩是执着的,为了达到新目标他会竭尽全力,而且能持之以恒。在新闻作品提升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努力提高采写质量,另一方面开展编辑公关。每当他把邮电宣传分量较重的稿子投出去,他会下班后带上夜宵去报社与值班编辑一起上夜班,与编辑一起研究修改稿子,再把要发的稿子落实到具体版面上。他的敬业精神和勤奋、执着打动了越来越多的编辑,他们给了他很多帮助。陈岩也迅速提升着自己,实现了自己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报社记者站建立不久,省电台、电视台也批准邮电设立了记者站,省局投入几十万元为记者站购买了专业的摄录像机和编辑机等设备,还配备了专车。从此,陈岩的工作和学习任务翻倍,他自学摄影摄像,一点点摸索和积累经验,专业技能水平不断提高。这时他的业余时间也几乎全被工作占据了,在报社、电台、电视台之间奔波,经常是午夜才回家。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省邮电的省报、省电台和电视台3个记者站始终只是一兵一将,但是在那些年间的全省行业记者站评比中,省邮电记者站始终在报纸和电台名列第一,在电视台屈居第二,列具有40多位编采人员的铁路记者站之后。陈岩的新闻作品也步步提升,相继出现了立意高、挖掘深、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一批稿件。《让巨龙腾飞》《创新改变世界》《黑土地上的丰碑》等新闻作品都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

1992年记者站增加了人员编制,陈岩作为领头人对自己工作要求和目标也在进一步提高。在他的努力下,当年记者在中央电视台发稿21条,全国排名第一,超过了原邮电部新闻处。邮电部先后两次在全国邮电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推广了黑龙江记者站的经验,同时,向陈岩颁发了业界最高荣誉奖——“首届全国邮电优秀编辑”和“首届全国邮电优秀新闻工作者”。

1998年黑龙江发生特大洪水期间,陈岩带领记者站的同志们,在两个月时间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线录制邮电行业抗洪保通信的现场视频。其间,陆续推出了数十部电视专题片,在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播出,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之后,又制作出抗洪保通信大型电视纪录片《两江神网之歌》,受到国内影视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和邮电部、中央电视台的通令嘉奖。此作品在当年还获得了全国邮电系统新闻作品特等奖。参评人曾向陈岩透

露,评选时这一作品获得了罕见的全票通过。邮电部也从黑龙江抗洪新闻片中了解到了灾情,迅速向黑龙江下拨了救灾资金。

在30多年的新闻工作岗位,陈岩发表了5000多篇稿件和作品,其中,30多件新闻作品获得部、省级奖励证书,5件获得中记协颁发的国家级奖励证书。黑龙江邮电记者站多次获得“全国邮电系统优秀记者站”荣誉称号。

### 忠诚,处处昭显赤子之心

陈岩对企业的忠诚,表现在只要对企业有利的事,他就会主动去做,而且不遗余力。作为邮电新闻人,他自觉地担当起在邮电和各新闻单位中化解矛盾、维护企业形象的责任。每当企业出现难以处理的负面新闻事件,他都积极参与协调,防止事态升级,无论事情多么复杂,他都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动员他的所有人脉资源化解矛盾。

那些年,企业经常采取媒体广告方式宣传新业务,有时一项业务要连续宣传好多天。为了监督新闻单位是否按时、按次播出广告,陈岩把应该播出的广告时段制表,按时监督播报情况。有时他在外有事,就给家人打电话,告诉时间、播段替他监督。

那年,已经更名为中国网通的省公司为了迅速扩大“小灵通”市场,采取全员营销、政策激励措施。陈岩毫不迟疑地投入到营销大军之中,满腔热情,不辞辛苦,最终竟发展了近万台。后来,联通发展3G业务时,他又全力帮助女儿发展CDMA用户,结果父女联手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放号130台,超出女儿单位下达任务的几十倍。

2012年,陈岩临危受命干了两年多另一个部门的兼职负责人,为企业解决了一个多年难题。坐落在哈尔滨中山路上的奥维斯大厦,已交付使用多年,一部分产权归属省通信管理局,一部分产权归属黑龙江联通分公司。而大楼产权证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办理,几个亿的资产无法落账。上级多次督促黑龙江联通尽快完成产权清理工作,但几次都未能如愿,一拖就是几年。当年的省联通公司领导班子考虑陈岩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量,决定委任他为清产核资办公室负责人,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配合工作。我当时对他说:“你又不是专业人员,能干得了吗?”他说:“企业有了难事,我不好推呀,尽力去办吧。”就这样,他临时兼了一个岗位,跑了两年多,把归属联通公司

的产权证办了下来。我记得他曾跟我说,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与相关单位据理力争谈了无数次,跑了30多个部门调查核实有关事项,进京好几次。达成协议后,盖了30多个公章才办下产权证。省公司领导班子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对全体人员给予了通报嘉奖。



1990年,与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合影,右二为陈岩

陈岩的一生,是执着追求的一生;是忠诚为事忠厚为人的一生;是不懈努力,勤奋耕耘的一生。在他不幸逝世那天,老局长滕树人曾无比痛惜地说:“陈岩是黑龙江邮电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呀,他为黑龙江邮电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为拥有这样的爱人而感到庆幸。他给予我和家人太多的启悟和博爱,今生有幸,期遇无憾。今天,我受邀对他从事的工作,从家人的角度作此回忆,即便不够全面并粗浅,我想天若有灵,他若有知会感宽慰。他曾经的努力和付出,有人记得,有人认可,并将永远铭记于历史。

安息吧陈岩,我永远的爱人!